

日本内阁文库藏孤本《锦囊冰鉴》考略

乔玉钰

日本收藏汉籍的历史可追溯至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平安时代,堪称中国以外所藏汉籍最丰富的国家,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等著名藏书之所不乏孤珍善本。笔者近期于内阁文库不意访得《锦囊冰鉴》一书,该书为出身于张英、张廷玉这对“父子宰相”之家的清代女作家张令仪^①编著,近18万字,不但在清代女性著作中称得上“鸿篇巨制”,也是现存极为少见的由女性编纂的蒙学教材^②,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标明“《桐城县志》著录”、“未见”,中国各大图书馆均未见收藏,一直以来被认为已经亡佚。特撰此文向国内读者略作介绍,并就教于方家。

一、张令仪的生平及著作

张令仪(1668-1752),字柔嘉,号蠹窗主人,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宰相张英(1637-1708)第三女,雍乾朝宰相张廷玉(1672-1755)之姊。母姚氏(1640-1708)为浙江龙泉训导姚孙森(1601-1651)第六女,“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卜之书,而尤好禅学”^③,有诗集《含章阁偶然

①张令仪年谱及其家庭、婚姻状况和文学活动,详见拙稿《張令儀の家庭と文学——清代の桐城女性作家にみる“才女”と“賢婦”の葛藤》,《日本中国学会報》第64集,2012年。

②笔者对《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增订本)中收录的女性著作进行了统计,可以明确为蒙学教材的仅有以下几部(此处着重于对幼童的文化启蒙,“女训”“闺鉴”等偏重于女性道德教化的著作未计算在内):清王贞仪《女蒙拾诵》一卷,《江宁府志》著录;清田氏《敬和堂笔训》,《长乐县志》著录;清张祖绶《诗问》二卷,《清代闺阁诗人征略》著录;清程复《杂流必读》,《西青散记》著录;清黄唯《女三字经》,《福建通志》著录;清刘鉴《集字避复》一卷,《闺籍经眼录》著录。以上诸书,除《集字避复》以外,《历代妇女著作考》皆标明“未见”。据笔者调查,南京图书馆藏有张祖绶《诗问》二卷,稿本,题名《留香阁诗问》;刘鉴《集字避复》一卷,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刻本。复旦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藏《集字避复》一卷,清光绪二十九年刻本,皆标注为“佚名撰”。其余诸书中国各主要图书馆未见收藏。

③张英:《姚氏行实》,《含章阁偶然草》,清刻本。

草》，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张令仪二十一岁嫁同乡姚士封（1670-1720）。士封字玉笥，号湘门，康熙六年（1667）进士姚文熊（1640-1690）第三子。士封之母左如芬（1643-1675）亦能诗，有《纓芷阁遗稿》，现藏南京图书馆。张令仪育有五子数女，但长大成人者仅二子一女^①。长子姚孔銓（1692-1741），字道南，号雷崖，监生，以保举人才引见，授湖广应山县知县，擢沅州府通判，以知州用，例授奉政大夫。次子姚鉉（1705-1773），字兼南，号葆闲，别号南园，监生，为张廷玉次女赘婿，考职引见，授直隶通州州判，升沧州分司运判，再擢长芦分司运同，后告归养母，继而复任广东潮州分司运同，诰授朝议大夫。张令仪之女名字、生卒不详，嫁监生张若楷^②。

张令仪的创作跨越诗、词、文、戏曲等多个领域，除《锦囊冰鉴》以外，现存著作还有如下几种：

1.《蠹窗诗集》十四卷，雍正二年（1724）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卷首有其父张英题辞、夫姚士封之从兄弟方正玉序、张廷玉序、张令仪自叙。中表纸有“龙眠张令仪柔嘉氏著，澄碧楼藏版”，目录后有“男孔銓、鉉编次”，卷首有“龙眠张令仪柔嘉氏著，侄女姚仲芝嗣徽校字，表兄马凤翥恒斋选，同怀弟廷玉砚斋、廷璐约斋、廷瑑思斋订”字样。卷一至卷十二收诗 1025 首（卷六、七有子目《澄碧楼集》，卷八、九、十有子目《静斋集》，卷十一、十二有子目《冷鹃吟》），卷十三收词 89 首，卷十四收古文杂著 12 篇，文集有续刻，收文 1 篇。

2.《蠹窗二集》六卷，乾隆八年（1743）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卷首有张廷玉、张廷璐序。收诗 471 首，文 1 篇。卷首有“桐山张令仪蠹窗氏”字样。

另外，张令仪还曾创作过戏曲《乾坤圈》和《梦觉关》，惜已亡佚，仅《蠹窗诗集》卷十四存《乾坤圈题辞》及《梦觉关题辞》。

二、《锦囊冰鉴》的版式及内容

笔者寓目之《锦囊冰鉴》二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原藏于浅草文库）。八册，板式为上下两截版，中有单行栏线隔开，每半叶大字四行，小字十六行；上栏每行大字各四字，下栏为上栏四字之注文，每行小字各二十七字。黑口，上下单边，单鱼尾，书口上端题书名“锦囊冰鉴”，下端有“光浴堂”三字。前有张廷玉、张廷璐、鲁之裕序及张令仪自序，卷首第一栏上栏题“锦囊冰鉴”，下栏题“即续《龙文鞭影》”“龙眠女史张令仪柔嘉氏编”；

^①据姚国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民国八年重刻本），张令仪有二子一女；据王贞仪《姚母张太夫人传》（《德风亭初集》卷二），张令仪有二子三女；而张令仪晚年在《独坐感怀》（《蠹窗二集》卷六）中称“我生五男儿，今仅存其一”。

^②《桐城麻溪姚氏宗谱》。

第二栏下栏题“弟廷玉、璐、瑑、璫较订”。

张廷玉与鲁之裕序均收入各自文集，字句虽与《锦囊冰鉴》本略有出入，然均无关宏旨，兹不录。张廷璐仅有诗集传世，此文未见传世，故录于下：

吾乡杨古度先生向有《龙文鞭影》一书，采辑古事，依上下平韵，为四字对偶，以便童子习读。此书近颇流传宇内，然纂组虽工，而采取未富。叔姊蠹窗复仿其制，而编辑加详焉，名曰《锦囊冰鉴》。叔姊幼随先文端公宦京师，未尝就外傅，仅从先太夫人授《论语》、《毛诗》，已通晓其大义。及长，学为诗，针黹之余，每取唐宋之诗读之，穷昼夜不倦。姊丈姚君湘门负隼才，绩学嗜古，叔姊篝灯佐读，吟咏之声与咿唔之声时相倡和。湘门承累世清白之遗，家无储俸，间囊笔游四方。叔姊经理家政，拮据黽勉，暇则寄意于诗。每佳晨月夕，风雨晦明，草木禽鱼之趣，溪山烟霭之变态，与夫胸臆间一切可悲可喜之事，皆于诗发之。故诗日益富，而格律日益高，辞意超迈，风调道上，卓然入唐宋作者之室。予每谓其诗必传于后无疑。尤喜博览载籍，六经、廿一史及诸子百家之书，靡不搜讨淹贯。先公引退归田，山居谢宾客，每与诸子女及诸孙征引掌故、背诵古人诗文以相娱乐。叔姊辄能举其事与其词，穷原竟委，纤细不遗。故先公《蠹窗学诗题辞》有云：“由其记诵之多，与攻苦之力。”盖深许之也。兹编取材宏博，注释简当明晰，每出新意，比对工妙，大雅绝伦。凡《龙文鞭影》之已载者，皆不复见，而书帙更倍之。大率皆古人之嘉言懿行可取以自镜者，不特童子便于诵读，即文人学士，未尝不可引为读书稽古、立身制行之一助也。叔姊雅不欲示人，予辈力请付之梨枣，嗣将尽梓其三十年来之诗，以共质诸当世。自古贤媛之多才者，如谢女、班姬，或以诗名，或以文著，其卓卓可称道者，亦指不多屈。叔姊殆且兼之，盖天资既高，而又嗜学不倦，故识解之卓犖，学问之渊通，虽老生宿儒有不逮者，岂特杰出于闺阁间已哉？

时康熙岁次甲午孟秋月，三弟廷璐撰。

至于张令仪的自序，除说明该书的编纂缘起和书名由来，还抒发了身世之感，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予幼随先文端公宦京师，时诸弟犹在襁褓，先公家素寒俭，不能以弱女延塾师，间从先太夫人授《论语》、《毛诗》。稍长，太夫人曰：“女子工织纴，事酒浆，诗书非所务，知其大义可也。”是后予既归吴兴，两尊人犹宦京华。弟兄天末，不能无离群索居之感，间托诗章，以舒积抱，亦不以示人也。既而舅翁捐馆，清白相貽，家徒壁立。夫子怀珠在椟，糊口四方。予终岁食贫，黽勉齑盐，皆仰给于十指。而夜窗机杼，晓镜飞蓬，贫病相因，流光易失，忽忽不知老之将至。而今之困苦坎坷，有甚于昔也。针黹之余，稍涉书史，以为古人嘉言懿行，可备资取者不少。吾桐杨古度先生著有《龙文鞭影》一书，窃谓尚多遗落，不揣固陋，以暇时所见，编次成书，名曰“锦囊冰鉴”。昔人云：“鉴古可以知兴替。”又李贺每出游，必令奚僮背一古锦囊，

有所得，辄投其中。是集亦锦囊中之一鉴云。予学惭韦母，才愧班姬，加以尘务经心，识见非广，聊凭臆度，丛杂无章。或篝灯绩火，风雨晦明，课稚子琅琅诵读一过，如晤对古人，庶几愁苦稍释耳。诸弟见之，谬加奖与，请付梓人，公诸同好。嗟乎！谢道韞之解围，无其高朗；李易安之赌茗，乏此清闲。仅同王霸之妻，为农而没世；大似老莱之妇，偕隐以灌园。身既隐矣，何用名哉？盖欲以劝诱童蒙，非敢质诸当世也。

龙眠张令仪书于澄碧楼。

由卷前诸序可知，《锦囊冰鉴》的体例仿效同乡杨臣诤之《龙文鞭影》，但条理更加明晰，且选取了与《龙文鞭影》完全不同的内容，篇幅更加庞大。关于《龙文鞭影》的著者杨臣诤其人，《康熙桐城县志》中可见如下记载：

杨臣诤，字古度，少食贫汲古，屡试童子科不售。同里中丞方赤城、皖司季来元成两公甚器重之。甲申后，遂弃举子业。博闻强记，至老不倦。所著有《禹贡笺》、《礼经会元》、《龙文鞭影》行于世。卒年七十九。^①

张令仪在编著《锦囊冰鉴》时模仿《龙文鞭影》，固然不乏追步乡贤、补其遗落的目的，杨臣诤布衣治学终老的人生经历与其夫姚湘门相似，张令仪对其编著蒙学读物、训导童子心有戚戚，很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为明示《锦囊冰鉴》的内容和体例，兹引开篇八句及终篇二句（括号内为下栏注文）为例：

再编四字（楚中萧汉冲先生，著四字之编，名曰《蒙养故事》。吾桐杨古度先生，踵而成之，名曰《龙文鞭影》^②，取良马见鞭影而驰也。予以典故甚多，前人未尽，不揣固陋，再成四字，以为后学之劝云。）

窃绍贤风（前贤功烈，史册备之矣。今摘其嘉言善行可为鉴戒者，集而成书。圣人有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予之斯集，亦此意也。）

行笥取便（是集名曰“锦囊冰鉴”，以其便于笥篋，或在行旅，偶有遗忘，易于检阅耳。）

幼学宜攻（六经子史诸书，学者固所熟读，不待予之赘矣。第幼学名驹，虽具天才夙慧，亦须广其智识，涉猎诸家，俾有所进益也。）

三皇始治（注文略）

五帝成功（注文略）

康衢击壤（注文略）

安邑歌风（注文略）

①胡必选：《康熙桐城县志》卷五《儒林》。

②据杨洋氏考证，萧良友（号汉冲）之书初名《四字经》，而非《蒙养故事》。关于《四字经》的流传变迁以及《龙文鞭影》对该书的继承和发展，参见杨洋《〈四字经〉在中日两国的流传与变迁》，《文献》，2011年第3期，第130-137页。

(中略)

敢云锦制(《左传》子产云:“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兹集敢云锦制,聊当缝纫之功云尔。)

请质芼芟(古文云“芼秽不治”,“芟,除草也”。是集丛杂无章,惟当世之大君子斧削之。二句总结上文之义。)

三、《锦囊冰鉴》编纂动机浅探

在中国古代,当男性早逝或长期客游在外,年幼子女的教育往往由家族中的女性担任。“熊丸”“画荻”之事虽古已有之,但“母教”真正得到推崇和重视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与当时女性文化水平的广泛提高可以说互为因果。在张氏一族,女性在子女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英之妻、张廷玉之母姚氏的贤德甚至“上达天听”,连康熙帝亦称赞“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①。张英的长女、张令仪的大姐也继承了这种“母教”的传统,并留下了《冬夜课孙图》,张廷玉、张廷璐兄弟题诗赞其“训子材成碧玉林,课孙仍欲惜分阴。篝灯便是含饴乐,依旧多年画荻心”^②,“当年雏凤赖母教,只今并起丹山麓。凤雏又复引诸雏,老凤毵毵犹课督。和丸风味胜含饴,画荻馀灰火重续”^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张令仪,热心幼儿教育,继而编纂了蒙学教材《锦囊冰鉴》,也就顺理成章。

张令仪在自序中称“篝灯绩火,风雨晦明,课稚子琅琅诵读一过”,可见《锦囊冰鉴》确实发挥过蒙学教材的作用。但由于该书是张令仪在闲暇时断续编写而成,正如其所言,“丛杂无章”,并没有明确的系统性。

另外,张令仪虽然在自序中声称编纂《锦囊冰鉴》是为了开释愁苦、劝诱童蒙,但又在《幽居杂咏》一诗中,描述了自己全心投入该书的编纂的情景:

著书忘岁月,长日掩萧斋。与世原无意,临风且放怀。紫兰依片石,红药傍闲阶。莫漫愁中馈,开奁捡凤钗。予著有《锦囊冰鉴》一书。^④

《锦囊冰鉴》全书1900多条,包括注文在内近18万字,张令仪热衷于这样大部头著作的编纂,是否还有其他隐衷?下文结合张令仪的家庭和婚姻状况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张令仪之夫姚士封的生平及二人的结婚缘起,可见如下记载:

士封,阶州公(姚文熊)第三子,字玉笥,号湘门。治《易》,邑庠生。以子孔銮贵,赠承德郎、湖广沅州府通判;以子鉉贵,诰赠朝议大夫、长芦盐

①《张英妻姚氏传》,《清史稿》卷五百八。

②张廷玉:《题长姊冬夜课孙图二首》之一,《澄怀园诗选》卷十二,清光绪刻本。

③张廷璐:《题大姊冬夜课孙图》,《咏花轩诗》卷四,清乾隆刻本。

④张令仪:《幽居杂咏》三十首之九,《蠹窗诗集》卷七。

运使司青州分司运同。^①

湘门公士封,字玉筍,阶州三子,邑庠生。幼为张文端所器,以女字之。及长,遍涉经史,工诗文。所历秦、豫、闽、浙,唱和之作,一时名士咸好之。戊子乡试,主司奇其文,已定前列。榜发日,以违式见落,主司叹息久之。^②

姚士封,字玉筍,号湘门。县学生。文熊子。博涉经史,工制举艺,兼善诗古文词。卒年五十。^③

由此可见,正如张令仪在《锦囊冰鉴》的《自序》中所言的“夫子怀珠在椟,糊口四方”,姚士封虽富有文才,但困顿场屋,生涯落魄。某日,当丈夫再次落第的消息传来,张令仪写下这样两首诗:

秋风送到秣陵船,愁报刘蕢被放还。心力消磨徒半世,梦魂颠倒又三年。悬金自昔难更字,炼石由来可补天。独我闭门风雨候,萧萧黄叶拥阶前。

灯火鸡窗年复年,悔将生计托残篇。先人并少江头橘,季子安能郭外田。荷插欲随陈仲隐,断机难效乐羊坚。平生不作牛衣泣,此日相看觉黯然。^④

虽然不乏对丈夫的宽慰,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与姚士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氏家族的男性从张令仪之父张英到兄弟张廷瓚、廷玉、廷璐、廷瑒,都顺利考取进士、出人头地。由于姚士封终身未获功名,且家世清白,拙于生计,张令仪直接接受娘家的经济援助。安身之所是依靠父亲得来^⑤,在生活上,“祷佛求医烦老母,燎须煮药赖同枝”^⑥,受到母亲及长姊诸多照顾,根据《锦囊冰鉴》张廷玉及张廷璐序可知,张令仪的著作亦是由娘家筹款刊刻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令仪对丈夫、对婚姻难免怀有复杂的情绪,身为闺秀,碍于传统的女德教育,不能直言对丈夫的蔑视及对婚姻的不满,但在作品中却不自觉“真情流露”。例如在《蠹窗小记》中,张令仪写道:“家贫四壁,地少容锥。十载飘零,等梁鸿之寄庑;三更绕树,逐乌鹊之无栖。已矣王郎,终焉秦赘。”^⑦将丈夫比作才能平庸的“王郎”及入赘富贵人家的“秦赘”。而在《惆怅吟》一诗中,先是追忆了“忆昔承欢在谢家,封胡遏末斗才华”的少女时代,继而感慨如

①姚国祯:《桐城麻溪姚氏宗谱》卷九。

②姚国祯:《桐城麻溪姚氏先德传》卷五,民国八年重刻本。

③廖大闻:《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六《人物志·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2。

④张令仪:《湘门放归感赋》,《蠹窗诗集》卷四。

⑤张令仪《蠹窗小记》曰:“岁次甲申,乃严大人相国公致仕之二年。于是禄及故人,惠瞻弱女,爰赐宅一区。”(《蠹窗诗集》卷十四)

⑥张令仪:《病中示长男孔銮湘门时客山左》,《蠹窗诗集》卷五。

⑦《蠹窗诗集》卷十四。

今“风里落红分溷席，秋来乳燕各天涯”^①的凄凉境况，将娘家比作风雅的“谢家”，将兄弟比作才子“封、胡、遏、末”，但对于自己的婚姻，却借用“飘茵落溷”的典故，将自己嫁给姚士封比作花瓣落入粪溷之中，言下之意可以说十分值得玩味。

张令仪曾创作戏曲《乾坤圈》，虽已亡佚，但根据《题辞》可知，该作取材于五代时黄崇嘏女扮男装考取状元的传说，但与徐渭在《女状元》中安排的黄崇嘏恢复女装、回归家庭的结局不同，张令仪写到：“因叹崇嘏具如此聪明才智，终未竟其业，卒返初服，宁复调朱弄粉，重执巾栉，向人乞怜乎？故托以神仙，作闲云高鸟，不受乾坤之拘缚。乃演成一剧，名曰《乾坤圈》。使雅俗共赏，亦足为蛾眉生色，岂不快哉？”^②张令仪的才华受到其父及其弟的交口称赞，在当时“每以才特闻”^③，其自身恐怕也颇以才女自诩。然而，在她的时代，女性纵使才华横溢，在现实世界中也不可能如黄崇嘏那般参加科考，一举夺魁。面对丈夫的一次次科场失利，独留故乡、终岁食贫的张令仪，将人生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的心情不难想象，这大概也是其编纂《锦囊冰鉴》的诱因之一。

本稿写作过程中，南京大学武秀成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张宏生教授和日本奈良女子大学野村鮎子教授曾惠赐宝贵意见，在此谨向三位先生致谢。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①张令仪：《惆怅吟》，《蠹窗诗集》卷六。

②张令仪：《乾坤圈题辞》，《蠹窗诗集》卷十四。

③鲁之裕：《锦囊冰鉴》序。